

边关，奉献是日常生活

■辛士红

新春寄语

所谓边关，总是离家很远很远。“国必有边，边必设防。”在共和国的版图上，无论用多么美好的字眼赞美山河和草木，总有一些最高寒的山峰、最偏远的疆域、最危险的岗位，成为军人的枕戈待旦之地。

年关，边关。边关，年关。我们关注边关，因为那里不仅有雪山峭壁、沧海孤礁，有大漠孤烟、马蹄声碎，更有那些远离“花前月下、轻歌曼舞”，常年“爬

冰卧雪、风餐露宿”的边防战友。

在这万家团圆、灯火辉煌的時刻，他们的双眸是否依然警惕、双手是否依然忙碌，他们是否如愿踏上探亲的旅途、牵挂的急事难事闹心事是否有点眉目？

自古边关多艰险，平生踪迹勇士心。我们礼赞边防军人，因为戍边事业，是一个国家必须有人去做，但大多数人不必去做的事业。每一个站在“大多数”方阵的人们，没有理由不向边防军人致以祝福和敬意。

“波林”，藏语意为偏僻遥远与世隔绝的地方；“哈桑”，蒙语意思是道路狭窄艰险的风口；“雀千托

盖”，哈萨克语意思是极度缺水的地方……从这些哨所的名字，就知道那里环境之恶劣，生存之不易。

全军海拔最高的哨所——喀喇昆仑高原之巅的河尾滩哨所，这里比运动员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大本营还高出218米。

全军气温最低的哨所——大兴安岭深处的伊木河哨所，这里最低气温达零下57摄氏度，年无霜期只有80多天。

神仙湾哨所、查果拉哨所、红其拉甫哨所……太多像这样的地方，“天上无飞鸟，地上不长草，风吹石头跑，氧气吃不饱，六月下大雪，四

季穿棉袄”。

在这里，奉献不是豪言壮语，而是日常生活。在这里，缺氧气不缺斗志，缺绿色不缺精神。如果不是把信念当作阳光，把担当视为氧气，恐怕很难坚守。在戍边军人心里，始终坚信“我与太阳最近，我与母亲最亲”，始终认定“什么也不说，祖国知道我”。

正如一位诗人这样深情地吟诵：“荒野的路呵，曾经夺走我太多的年华，我庆幸；也终于夺走了我的闭塞和浅见；大漠的风呵，曾经吞噬我太多的美好，我欣慰；也吞走了我的怯懦和哀怨。于是我爱上了开放和坦

荡，于是我爱上了通达和深远。”

在每一个军人甚至于每一个具有家国情怀的人看来，再美的“诗和远方”也比不过对边关的向往。笔者所在的新闻单位年初曾举行一次演讲，见多识广的记者们，讲得最多最动情的还是边防见闻。

与雪山、雄鹰、大漠、怒涛凝视，与有意结识或不期而遇的边防军人对话，让人一下子好像触摸到了灵魂的高度，对国与家、得与失、苦与乐、取与舍等诸多选择有了全新的理解，多少不平与怨愤消散了，多少争逐和盘算看淡了。

守边防就是守国防，守高山就

守边关。边关，如同为祖国母亲和千家万户遮风挡雨的屏障。在这个地球上，能使人产生故乡感觉的，不只是那方世代生息的土地，还有一片能与你心灵相通的故园——这就是边关。

赫尔曼·黑塞曾经说过：“这世间有一种使我们一再惊奇而且使我们感到幸福的可能性：在最遥远、最陌生的地方发现一个故乡，并对那些似乎极隐秘和最接近的东西产生热爱。”

是的，边关，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。每一次边关之行，都是朝圣之旅；每一次与边防军人对话，都是与灵魂对话。

“5418”在普通人心中，就是一个普通的数字；但当它与海拔高度关联，瞬间就会成为令人望而却步的艰苦险境。

你是否还记得这个故事。它缘起于一个刷屏朋友圈的视频——河尾滩边防连官兵在巡逻生命禁区时合唱《我和我的祖国》，那是一群情系边防军人的北大清华校友书写的“爱心故事”。

1月22日，本报刊登《温暖喀喇昆仑：一场漫长的爱心传递》一文，追踪无心、洪源等北大清华校友，为驻守海拔5418米喀喇昆仑的河尾滩边防连官兵，送去特殊新春礼物的故事。很快，编辑部陆续收到广大读者的微信和来电，有的询问包裹投送情况，有的关切全军海拔最高哨所官兵的春节故事……

春节期间，河尾滩边防连喜讯传来，北大清华校友寄送的“爱心包裹”，已经顺利送到河尾滩边防连官兵手中。今天，就让我们跟随本报记者新春走军营的脚步，走进河尾滩边防连一探究竟。

——编者

包裹虽小情谊重，春节前一定要送上山

刚刚过去的新春佳节，河尾滩边防连官兵的心里格外温暖。一份新春礼物，将全军海拔最高哨所官兵与北大清华校友的心，紧紧连在一起。

1月17日，新疆泽普，和田军分区某边防团泽普营区，签收了一个来自北京的包裹。包裹上清晰可见几行字：“寄件人：洪源；收件人地址：北京市复兴路24号；收件人：吴移桃。”

连队收发员、中士米奎，第一时间电话联系了“收件人”——边防某营教导员吴移桃。在详细了解包裹由来后，米奎将情况汇报给该团政治委员胡晨刚。

“包裹虽小情谊重，代表着社会各界对河尾滩边防连官兵的深情。春节前一定要把包裹送上山。”胡晨刚掷地有声地说。

1月20日一大早，天刚蒙蒙亮，越野车驾驶员、四级军士长曹永明小心翼翼地把北京寄来的“爱心包裹”装上。当日，他们将启程前往远在三十里营房的团部驻地。

除了包裹，此行还要运送一批一线连队官兵急需的过年物资。越野车空间有限，咱们自己的背包就别带了。”临行前，曹永明反复叮嘱同行的战友。

“库地达坂险，犹如鬼门关；麻扎达坂尖，陡升五千三；黑卡达坂旋，九十九道弯。”新藏线，素来以险峻著称，但常年穿行天路的边防军人深知，再难走的路也要踩在脚下、再高的山也得翻过去——因为在路的那头，战友们正翘首企盼着从山下运来的物资。

隔着玻璃，向窗外眺望，车的一侧是陡峭绝壁，另一侧是悬崖深谷……翻下库地达坂，记者从驾驶员曹永明那里得知，“库地达坂”因地势险峻而得名，维吾尔语意为“连猴子都爬不上去的雪山”。

记者还没缓过神儿，海拔5000多米的麻扎达坂迎面而来。越野车艰难翻上“达坂尖儿”，记者顿时感到头疼胸闷，呼吸急促……

再次翻下达坂，已是几十分钟后，清澈的喀拉喀什河从山脚流过。曹永明常年驾车穿行新藏线，为团队下轄神仙湾、天文点、河尾滩等海拔5000米以上的哨所运送物资，在他看来，“上哨之难，哨所难，来队探亲的军嫂也难”。

2017年初，时任河尾滩边防连指导员元凤阳的妻子谭杨上哨探亲，为



“5418”，总有你温暖的注视

■赵金石 牛德龙 本报记者 李蕾

夜深人静，上等兵唐伟在日记里写下这句话。

新训结束后，唐伟被分配到河尾滩边防连。初到哨所的他，也曾打过退堂鼓。

入伍前，唐伟认定的军营是“踢着正步英姿飒爽、站上战舰昂首挺胸、坐上战机遨游蓝天”。驻守河尾滩，他发现，除了训练、巡逻，官兵们只能种菜、烧锅炉……“吃点苦不怕，我只怕在信息闭塞的高原待上几年，意志和斗志都会被消磨殆尽。”

第一次巡逻，唐伟走了一半路，说啥也走不动了。班长张斌拿起唐伟的装备，对他说，“我背你！”那一刻，张斌看自己的眼神，唐伟一辈子都忘不了。巡逻归来，张斌把唐伟带到连队荣誉室。听着一个个奉献牺牲的故事，唐伟暗下决心，战胜艰苦环境，绝不枉费青春。

体能训练冲在前面，最难险的巡逻任务主动申请……如今的唐伟，成为了连队“龙虎榜”上的常客。

缺氧的生命禁区，从来不缺励志成材的故事，更不缺战友间的互助情深。

那年春节过后，时任连长潘治安带队前往某点位巡逻。在一处雪峰前，潘治安下达命令：下士张文庆带一队官兵，从雪峰南侧向点位进发，他自己带另一队官兵从雪峰北侧向点位进发，并要求“40分钟后，两支分队在点位会合”。

不想，潘治安抵达点位后，迟迟不见张文庆的踪影，对讲机也“失联”了。潘治安赶忙带人去寻，走了不远，便看到一串串印通向河谷深处……

“一定是走错了！”潘治安和战友们一路小跑，不时用对讲机与张文庆联系。等翻过一处陡坡，通信恢复了，潘治安拿起对讲机大声呵斥：“立即原路返回！”

10多分钟后，两人人马会合了。潘治安刚要开口批评，可一看到张文庆内疚的表情，到了嘴边的话被他硬生生“吞”进肚里。

边防无小事，事事连祖国。如今，张文庆已成为连队“执勤能手”。回想起那次经历，他隐约觉得，正是连长的包容和理解，唤醒了他的责任意识，担当意识。

官兵友爱，让一茬茬河尾滩哨所官兵始终保持昂扬斗志，以最高标准坚守全军海拔最高哨所。

“过年了，我们必须陪一线哨所官兵过一个团圆年。”每年春节，和田军分区党委机关领导都会来到河尾滩边防连，与官兵们一起欢度春节。

“海拔5418米的边防有我，请祖国放心，请人民放心。”春节前夕，排长王建国录制的一个拜年视频，刷屏连队官兵和官兵家属的朋友圈。

社会各界群众关注河尾滩边防连官兵，“5418”，也是许多哨所老兵割舍不下的情怀和牵挂。

退伍3年了，连队老兵马双喜始终没回故乡，他干脆在距离哨所最近的山下县城找了一份工作。有人问他，河尾滩上守了12年还不够吗？他却说，哨所已是离不开的“故乡”。

图①：河尾滩边防连官兵巡逻雪线之上；图②：官兵搬运上送物资，喜笑颜开；图③：巡逻官兵在点位上合影；图④：连队图书室内摆放着“打印版”《解放军报》；图⑤：发自祖国各地的新春慰问信。

照片选自赵金石、本报记者李蕾微信朋友圈

了适应高海拔环境，她提前半年展开长跑训练……

谭杨是河尾滩边防连首位探亲军嫂，团里特意派驾驶经验丰富的曹永明护送她上山。也是在那次上哨途中，曹永明深切感受到高原军嫂的坚强与不易，“有勇气上河尾滩哨所的人，都是好样的！”说话间，曹永明竖起大拇指。

越野车在雪山褶皱里蜿蜒穿行，一路向喀喇昆仑高原腹地进发。“注意前方车辆。”端坐副驾驶位置的胡晨刚紧锁眉头，不时提醒着。

只见前方急转弯处，一辆翻斗车突然打滑失控，险些滑下山崖。曹永明手握方向盘降车速，在距离翻斗车20米的平路地段停车。记者和车上人员，随下车查看情况。

随后，翻斗车司机和副驾驶也下了车，用铁锹铲起路面上的冻土，垫在车轮下。翻斗车的左后轮，紧挨着崖壁边……场面十分惊险。

眼见翻斗车后轮在冰雪里高速旋转，车身只是一前一后摇晃，半天没挪动位置，胡晨刚突然想起，越野车里有一袋山前准备的一袋炉渣。他赶忙取来，给翻斗车司机送过去。

这招果然有效。在车轮下撒一层炉渣，翻斗车发动机轰鸣，车身平稳地驶上道面。“太感谢了，要不是你们帮助，我们怕是要困在这里了。”翻斗车司机艾尼瓦尔·肉孜激动地连声道谢。

1月20日傍晚，经过360余公里的颠簸辗转，越野车抵达三十里营房团部。一下车，曹永明就和几名战友把“爱心包裹”搬进传达室，他憨笑说：“这个包裹一定得保管好，它是山上战友们的牵挂……”

进入冬防期的河尾滩边防连官兵，已经一个多月没见到上送物资的车辆了。1月23日一大早，某连四级军士长

马晓林、河尾滩边防连下士高伟，一个从团部出发、一个从连队出发，两面同时开工，一路上打通多处“风吹雪”路面。1月25日，在三十里营房驻地通往河尾滩哨所的崎岖公路上，阻隔行车的积雪被彻底清理干净，两台大型机械成功“会师”。

此刻，完成了清障任务，两名机械操作手的脸上露出了笑容。跳下机械车，他俩的眼眉都结了霜，呼吸出来的哈气在围脖上冻成了冰渣。

总有一种牵挂，让我们不想家

“岁月像首歌，你们奋斗的年轻容颜，如雪花般绽放的美，会被人永久传唱与铭记。”在北大清华校友写来的慰问信中，有这么一段话。

1月27日，海拔5418米的河尾滩边防连驻地，冰封雪裹。阅读着10多封祖国各地北大清华校友写来的新春慰问信，官兵们心里暖暖的。

大家一起将包裹里的物资放置在器材室，一一查看、建账登记：冰镐4把、登山杖40支、户外袜30双……

“登山杖很实用，能辅助登山，还能探测河水深度、积雪厚度。”下士段天词手拿登山杖，开心得不得了。在生命禁区巡逻，官兵们与冰雪和洪水“斗智斗勇”的故事说不完。

一次，巡逻官兵在回营途中遇上暴风雪，雪落无痕，大家仅凭记忆分辨来时路线，不料迷了路。10多个小时过去了，当前来营救的战友找到他们时，下士李栋双脚脚已严重冻伤，险些被截肢。

那年8月，排长王建国带领巡逻官兵前往某高地。傍晚回营时，一条水暴涨

的小河，横亘官兵眼前。“想下河，却不知河水深浅；沿河绕行，要多走好几公里。”大家反复斟酌，最终决定蹚过河去。

王建国走在前面，手把着石头往下一滑，“噗通”一声，河水没过了胸脯，他险些被湍急的河水冲走。情急之下，上士范小军一把拽住王建国身上的背包绳……忆及那次险情，范小军至今心有余悸。

常年巡逻雪线之上，冰镐的用处也很多。那次，巡逻分队踏着半米深的积雪，攀爬“鼻梁直”冰川。上士张斌一手拽着绳索，一手拿着十字镐凿出“阶梯”，方便身后官兵攀爬。

十字镐自身重量大，每挥一次，都十分耗体力……入伍10多年，军事素质过硬的张斌，一直是巡逻路上挥镐开路的“探路先锋”。手拿冰镐掂了掂，张斌笑得合不拢嘴，“以后巡逻，轻装上阵！”

2月7日，大年初三，连队派巡逻分队向着“好汉坡”进发。

这是一处陡峭险峻的冰川，以往官兵巡逻至此，都是一人在前凿冰开路，官兵踏着前面战友的脚印前行。有了冰镐，官兵们攀爬冰川有了安全保障，执勤效率大幅提升。

“爱心装备”让巡逻执勤更便捷。”用范小军的话来说就是，来自祖国各地的牵挂，都是我们爬冰卧雪、忠诚奉献的动力。

与北大清华校友进行多次沟通的边防某营教导员吴移桃，也深有感触地说：“万家团圆的日子里，谁不想家？但总有一种牵挂，或是一封慰问信，或是一个‘爱心包裹’，让我们不想家，也不能想家……因为有个‘家’始终在戍边人心里，那个‘家’就是‘国’，守边防就是守国家。”

一份份牵挂，一声声问候，一次次注视……成为一茬茬驻守喀喇昆仑边防军人珍藏一生的财富。

“怀着感恩的心，为祖国和人民守防。”2018年10月，范小军将巡逻途中捡到的一块“国旗石”带到首都北京，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“同升一面旗，共爱一个家”仪式。

“常年巡逻生命禁区，你会感觉，雪线之上的每一块顽石都有灵性，因为它属于祖国。我们守护的地方，即使再艰苦、再偏远，也是祖国的土地。边防军人的职责使命，因此崇高。”范小军告诉记者，作为一名全军海拔最高哨所边防军人，他感到由衷的自豪。

如今，不管是春节期间的所见所感，还是回顾平时的点点滴滴，河尾滩边防连官兵都有一个共同感受，越来越多的人关爱边防军人，社会和老百姓越来越尊崇军人，越来越关心国防。

南京市小学教师吕巧玲，经常把哨所官兵的故事讲给学生听，在她的鼓励下，小学生们经常给哨所写信；上海市李明霞得知高原战士嘴唇干裂难以愈合，每隔一段时间给官兵们寄来一批护肤品……

来自四面八方的牵挂，汇聚成涓涓暖流。而“5418”，早已不仅仅是一个冰冷的数字。

边防有我，请祖国放心，请人民放心

“从北京到河尾滩，近5000公里的路程。边关虽然遥远，但祖国和人民从未忘记我们，这是对我们全连官兵的认可。”2月12日，给官兵们读完一封新春慰问信，河尾滩边防连指导员崔阳阳的一番话，引发长久热烈的掌声。

“关外不缺才俊，甘做雪域痴兵。”